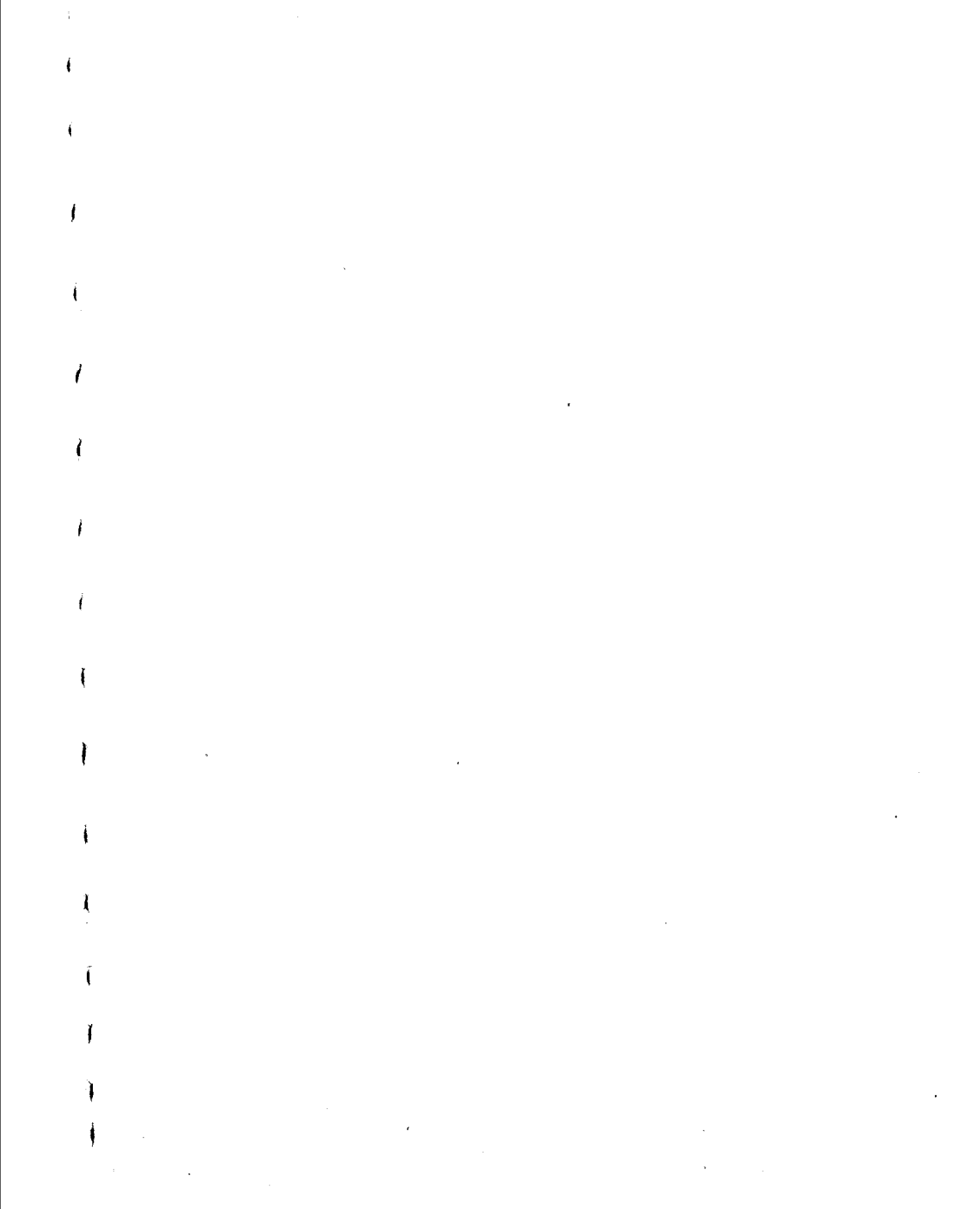


老
年
集



石龍子●

警官與楚蔑洛夫穿着新的軍大衣，手裏拿着小包，走過市場的廣場。他身後跟着一個火紅色頭髮的巡警，拿着一個篩子，那上面盛滿了沒收來的醋栗。四下裏一片沉靜……廣場上一個人也沒有。商店和飯館的敞開的門口無精打采的對着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就跟許多飢餓的嘴巴一樣；在那些門口左近，就連一個乞丐也沒有。

『好哇，你咬人，該死的東西？』奧楚蔑洛夫忽然聽見。『小伙子，別放走牠！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牠！哎喲……哎喲！』

傳來了狗叫聲。奧楚蔑洛夫往那邊一瞧，看見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廠裏跑出來一條狗，用

● 蜥蜴的一種，善於很快的變換皮膚的顏色，以適應四周物體的顏色。

三條腿一顫一顫的跑着，不斷的往四下裏瞧。牠身後跟着追來一個人，穿着漿硬的印花布襯衫和敞着懷的坎肩。他追牠，身子往前一探，撲倒在地下，抓住了狗の後腿。又傳來了狗的叫聲和人的叫聲：『別放牠走！』帶着睡意的臉從商店裏探出來，柴房四周很快的聚了一羣人，彷彿打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

『彷彿出亂子了，官長……』巡警說。

奧楚蔑洛夫把身子微微向左一轉，往人羣那邊走去。在柴房門口，他看見前面已經提到的那個敞開了坎肩前襟的人舉起右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頭伸給那羣人看。在他那半醉的臉上現出這樣的神氣：『我要跟你算賬，你這混蛋！』實在，就連那手指頭也像是一面勝利的旗幟。奧楚蔑洛夫認出這人是金銀匠赫留金。這個案子的罪犯呢，坐在人羣中央的地上，前腿劈開，渾身發抖——原來是一條白毛的快狗，臉子尖尖的，背上有一塊黃斑。牠那含淚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

『這兒出了甚麼事兒？』奧楚蔑洛夫擠進人羣中去，問道。『你在這兒幹甚麼？你爲甚麼舉起那根手指頭？……誰在嚷？』

『官長，我好好的走我的路，沒招誰沒惹誰……』赫留金開口了，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

下。『我正在跟密特里·密特里奇談柴火的事兒，忽然，這個賤畜生無緣無故把這個手指頭咬了一口。……您得原諒我，我是做工的人。……我的活兒是細緻的。這一下子，可得給我一筆賠償損失費纔成，因為我要有一個禮拜不能用這個手指頭。……官長，就連法律也沒有那麼一條，說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該忍着。……要是人人都這麼給畜生亂咬一陣，那在這世界上也沒個活頭兒了。……』

『嗯！……不錯……』奧楚蔑洛夫莊嚴的說，咳了一聲，擰起眉頭。『不錯……這是誰家的狗？我絕不輕易放過這件事！我要拿點顏色出來給那些放出狗來到處亂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爺既是不願意遵守法令，現在就得管管他們！等到他，那個混蛋，受了罰，賠出錢來，我就要叫他知道知道養狗的滋味，養這種野畜生的滋味！我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葉爾德林，『警官對巡警說，『去調查一下，這是誰的狗，打個報告上來！這狗呢，把牠弄死好了。馬上，去辦，別拖！這一定是條瘋狗。……我說，這到底是誰家的狗？』

『好像是日加洛夫將軍家的狗，』人羣裏有人說。

『日加洛夫將軍？哦！……葉爾德林，幫我脫掉大衣。……真要命，天這麼熱，看樣子多半要下雨了。……有一件事我還不懂：牠怎麼咬得了你？』奧楚蔑洛夫對赫留金說。『難道牠够得

到你的手指頭？牠是那麼小；你呢，卻長得這麼魁偉！你那手指頭一定是給小釘子弄破的，後來卻異想天開，想得到一筆甚麼賠償損失費了。你這種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們這些鬼東西是甚麼玩意兒！

『官長，他本來是開玩笑，把煙捲塞到牠臉上去；牠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個荒唐的傢伙，官長！』

『胡說，獨眼鬼！你甚麼也沒看見，你爲甚麼瞎說？他老人家是明白人，看得出來誰說謊，誰像當着上帝的面一樣憑良心說話。……要是我說了謊，那就讓保安官●審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說得明白……現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瞞您說，我的弟兄就在當憲兵。……』

『少說廢話！』

『不對，這不是將軍家裏的狗……』巡警深思的下斷語。『將軍家裏沒有這樣的狗。牠家的狗，全是大獵狗。……』

『你拿得準嗎？』

● 保安的法官，只管審理小案子。

『拿得準，官長……』

『我也知道。將軍家裏都是些名貴的、純種的狗；這條狗呢，鬼纔知道是甚麼玩意兒！毛色既不好，模樣也不中看……完全是個下賤胚子……居然有人養這種狗！？這人的腦子上哪兒去啦？要是這樣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露面，你們想想看，結果會怎樣？那兒的人可不來管甚麼法律不法律，一睽巴眼的工夫——牠就斷了氣啦！你赫留金受了傷，我們絕不能不管……我們得好好教訓他們一下！是時候了……』

『不過說不定就是將軍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說出來。『牠的臉上又沒寫着……前幾天我在他家院子裏看見過這樣的一條狗。』

『沒錯兒，將軍家的！』人羣裏有人說。

『哦……葉爾德林，幫我穿上大衣……起風了……挺冷……你把這條狗帶到將軍家去，問問清楚。就說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訴他們別再把狗放到街上來了……這也許是條名貴的狗；可要是每個豬獃都拿煙捲戳到牠的鼻子上去，那用不了多久牠就完蛋了。狗是嬌貴的動物……你這混蛋，把手放下來！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頭伸出來！怪你自己不好……』

「將軍家的廚師來了，問他吧。……喂，普洛訶爾！過來，老兄，上這兒來！瞧瞧這條狗。……是你們的嗎？」

「瞎猜！我們那兒從來沒有這樣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費工夫再上那兒去問了，奧楚蔑洛夫說。『這是條野狗！用不着白費工夫說空話了。……既然他說這是野狗，那牠就是野狗。弄死牠就是，就是這樣吧。』」

「這不是我們的狗，普洛訶爾接着說。『這是將軍的哥哥的狗，他是前幾天纔到這兒來的。我們的將軍不喜歡這種快狗。他哥哥卻喜歡。……』」

「難道他哥哥來啦？烏拉吉米爾·伊凡尼奇？奧楚蔑洛夫問，整個臉上洋溢着含笑的溫情。『哎呀，天我卻不知道。他是上這兒來住一陣就走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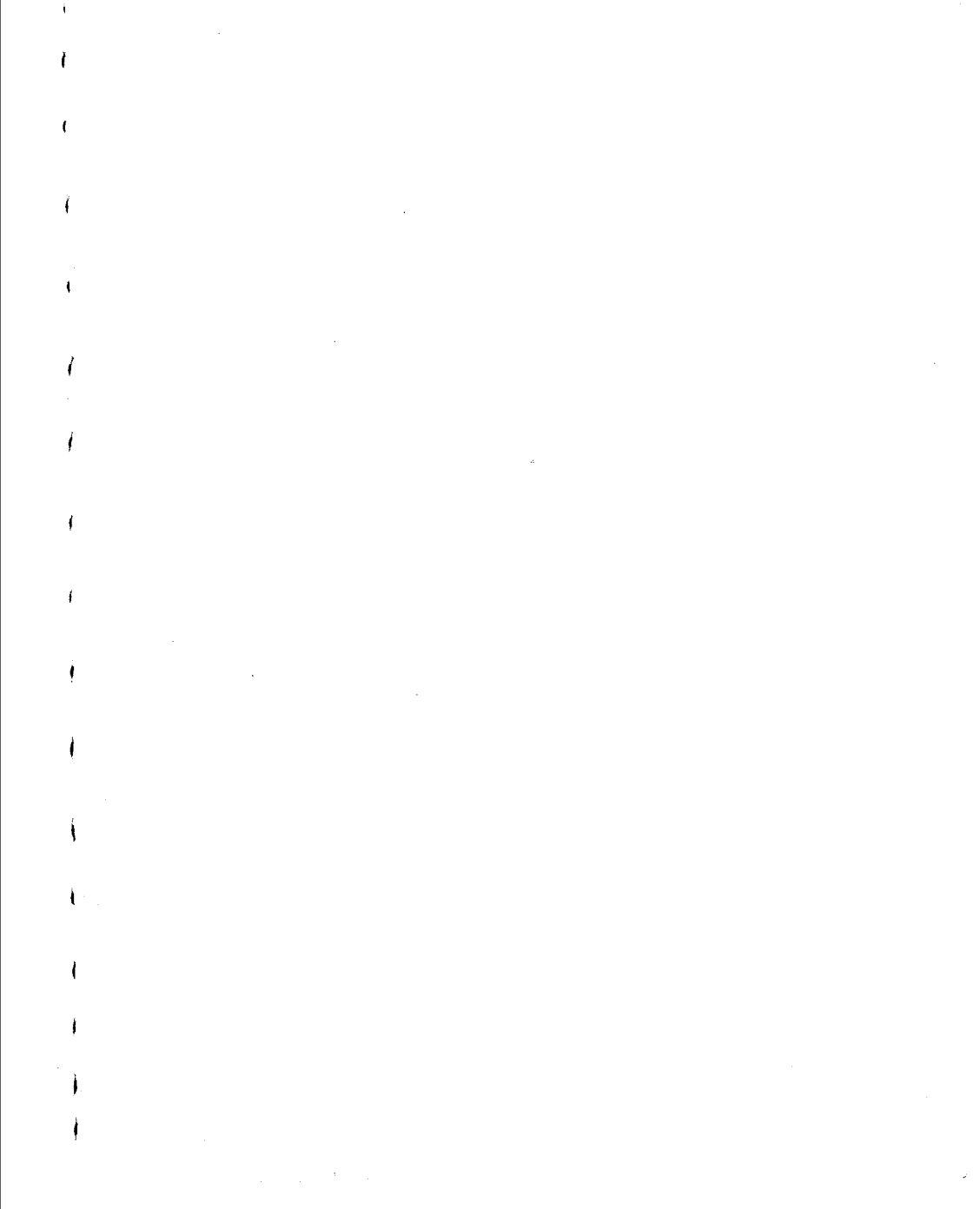
「是來住一陣。」

「哎呀，天……他是惦記他的兄弟了。……我呢，可還不知道！這麼一說，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興得很。……把牠帶走吧。……這小狗還不賴。……倒挺伶俐。……一口就咬破了這傢伙的手指頭！哈哈。……得了，幹甚麼發抖？嗚嗚……嗚嗚……這壞蛋生氣了。……好一條小狗。……」

大笑。

普洛訶爾叫一聲那條狗的名字，就帶着牠從木柴廠走了……那羣人就對赫留金哈哈

了。
『我早晚要收拾你！』奧楚蔑洛夫向他恐嚇說，裹緊大衣，接着穿過市場的廣場，逕自走了。



生活瑣事

一個保養得很好的、臉蛋紅噴噴的青年，名叫尼古拉·伊里奇·別爾葉夫，年紀三十二歲，在彼得堡有點房產，最愛看賽馬，有一天傍晚去看奧里格·伊凡諾芙娜·伊爾寧；他眼下跟她同居，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正在把一段漫長的、討厭的風流韻事拖拉下去的確，這段風流韻事的有趣的、熱烈的最初幾頁早已讀完了；現在那本書卻還翻不完，仍舊在往下拖，新奇或者有趣的地方是一點都沒有了。

我的英雄發現奧里格·伊凡諾芙娜不在家，就在客廳裏的躺椅上躺下來，一心等她回來。

『您好，尼古拉·伊里奇！』他聽見一個孩子的聲音。『媽一會兒就回來。她跟索尼雅到裁縫店去了。』

奧里格·伊凡諾芙娜的兒子阿遼夏是一個八歲的男孩，長得很體面，得到很好的照應，裝束得跟畫兒上的一樣美，穿一件黑絲絨的上衣，黑色長襪子。他躺在一個綢子的椅墊上，明明在摹倣最近在馬戲團裏見過的一個賣藝的人，把一條腿往空中一踢，再把另一條腿也一踢。等到他那好看的腿踢得累了，他就掄胳膊玩，再不然就猛一翻身跳起來，手腳挨地，想讓兩條腿在空中豎起來。他一本正經的做着這些事，氣有點喘，喫力的呻吟着，彷彿覺着上帝給了他這麼一個不肯消停的身體，很遺憾似的。

「哦，你好，我的孩子，」別爾葉夫說。「是你呀！我沒瞧見你。你媽好嗎？」

阿遼夏正在用右手握住左腳的腳尖，摔了個筋斗，姿勢不自然極了；他翻個身，跳起來，躲在那毛茸茸的大燈罩後面往外瞧。

「我怎麼說好呢？」他說，聳了聳肩膀。「實際上，媽老是不舒服。您知道，她是女人，女人呢，尼古拉·伊里奇，老是有點災啊病的。」

別爾葉夫沒別的事可做，就開始瞧阿遼夏的臉。這以前，在他跟奧里格·伊凡諾芙娜要好的整個這段時期中，他根本沒注意過這孩子，完全沒理會有那麼一個孩子活着；孩子固然老是在眼前，可是他沒心動一動腦筋，想想他為甚麼在這兒，他是甚麼身分。

在昏暗的暮色裏，阿遼夏的臉，以及他的白額頭，一映也不映的黑眼睛，出乎意外的使得別倆葉夫聯想到當初在他們的戀愛的最初幾頁中奧里格·伊凡諾芙娜的臉相。他有心對那男孩親熱一下。

『這兒來，小蟲子，』他說，『讓我好好的看一看你。』

男孩跳下沙發，蹦蹦跳跳的走到別倆葉夫的面前。

『我問你，』尼古拉·伊里奇說，把一隻手放在男孩的瘦瘦的肩膀上。『你過得好嗎？』

『我怎麼說呢？我們從前過得好多了。』

『爲甚麼？』

『這很簡單。索尼雅跟我從前只學音樂和認字，現在他們卻教我們學甚麼法國詩。您最近刮過鬍子嗎？』

『刮過。』

『是啊，我一瞧就瞧出來了。您的鬍子短多了。讓我摸摸看……您覺着痛嗎？』

『不痛。』

『要是拔一根就痛，要是抓住一大把，一拔，反倒不痛了，這是爲甚麼？您知道，可惜您沒留

絡腮鬍子。這兒的鬍子應當刮掉，可是這兒，兩邊臉上的鬍子都應該留着……」

男孩偎在別爾葉夫的懷裏，開始玩他的錶鍊。

『等我上了高等學校，』他說，『媽就會給我買一個錶。那我就她給我買一個這樣的錶鍊……多好玩的圓——牌——子啊！爸爸也有那樣的一個牌子，不過您的牌子上刻着小棍子，他的牌子上刻着字兒……中間有媽的像片。爸爸現在換了一個錶鍊了，不是小圓圈串起來的，而是像帶子似的……』

『你怎麼知道？你看見你爸爸啦？』

『我？我……沒有……我……』

阿達夏臉紅了，慌裏慌張，覺着自己說謊給人看穿了，就開始用手指甲熱心的抓那塊圓牌子……別爾葉夫疑神的瞧着他的臉，問：

『你看見你爸爸啦？』

『沒——沒有！』

『得了，一老一實的說，憑人格擔保……我從你的臉色看得出來你在說謊。你既然露了馬脚，那就要賴也賴不掉了。告訴我，你看見他了嗎？哪，照朋友那樣告訴我吧。』

阿達夏遲疑不定。

『您不會告訴媽吧？』

『倒好像我會似的！』

『憑人格擔保？』

『憑人格擔保。』

『您肯賭咒嗎？』

『啊，你這惹人討厭的孩子！你把我看成甚麼人啦！』

阿達夏往四下裏瞧了瞧，然後睜大眼睛，悄悄的對他說：

『只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別告訴媽呀……誰也別告訴，因為這是祕密。我只求上帝別讓媽知道纔好，要不然我們可都要倒楣了——索尼雅、我、佩拉蓋雅……好，聽我說……每個禮拜二和每個禮拜五，索尼雅跟我都看見爸爸。一到那兩天，趁喫晚飯以前佩拉蓋雅帶我們出去散步的時候，我們就上阿普菲爾飯館去，爸爸總在那兒等我們……他老是在一個單間的雅座裏，那屋裏，您知道，有張大理石的桌子，桌子上有一個煙灰缸，做得像一隻鵝，不過沒有背脊……』

「你們在那兒幹些甚麼呢？」

「甚麼也不幹！我們先問爸爸好，然後我們就圍着桌子坐下來，爸爸請我們喝咖啡啊，喫餡餅啊。您知道，索尼雅喫肉餅；我呢，肉餅可受不了！我喜歡喫捲心菜和雞蛋做的餡餅。我們喫的可多了，可又深怕媽瞧出來，我們到喫晚飯時候就只好拚命的多喫。」

「你們說些甚麼話呢？」

「跟爸爸嗎？甚麼也沒說。他親我們，抱我們，跟我們講各式各樣有趣的笑話。您知道嗎，他說等我們長大了，他就帶我們跟他一塊兒去住。索尼雅不肯去，可是我答應了。當然，我會惦記媽，可是那也不要緊，我可以給她寫信啊！這想法也許奇怪，可是我們遇到放假可以來看她——不是嗎？爸爸還說他要給我買一匹馬。他這個人啊，心眼兒可好了！我就不懂：爲甚麼媽不找他來住在我們這兒，爲甚麼她不讓我們去見他。您知道，他挺愛媽。他老是問我們：她怎麼樣啊，她在幹甚麼呀。她一生病，他就照這樣，抱着頭，還……還不住的跑來跑去。他老是叮囑我們要聽她的話，尊敬她。聽着。難道我們真是苦命嗎？」

「哦……怎麼呢？」

「爸爸就是這麼說的。『你們是苦命的孩子，』他說。聽他說話可真奇怪，真的。『你們苦

命。」他說：「我苦命，媽苦命……你們得向上帝禱告。」他說：「爲你們自己，也爲媽。」

阿遼夏讓自己的眼睛停在一隻肚子裏塞滿草的鳥兒身上，呆呆的出神。

「原來……」別爾葉夫嘟囔道：「原來你們是這樣。你們約定了在飯館裏見面。媽不知道嗎？」

「不——知道。……她怎麼會知道？是啊，佩拉蓋雅不會對她說的。前天他給了我們幾個梨喫。甜得跟菓子醬一樣！我喫了兩個。」

「嗯……哦，我說……聽着。爸爸說過我甚麼話沒有？」

「您？我怎麼說呢？」

阿遼夏搜索的瞧着別爾葉夫的脸，聳了聳肩膀。

「他沒說甚麼特別的話。」

「舉個例子看，他說過甚麼？」

「您不會生氣吧？」

「哪兒會怎麼，他罵過我？」

「他罵倒是沒罵，可是您知道他生您的氣。他說媽苦惱，那是因爲您……還說您把媽毀